

70

征途如虹

纪念海南解放70周年特别报道

B04

海南日报

2020年4月8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蔡潇
主编：陈卓斌 美编：王凤龙

本报记者 李佳飞

古语云：得民心者得天下。琼崖革命取得的胜利，也印证了这个道理。正如冯白驹将军所感慨的：人民群众是琼崖革命真正的靠山，山不藏人人藏人。年过半百的云四婆，如果不是内心抱有坚定的信仰，她不会冒死投身革命，更难以想象的是，她靠什么推过酷刑拷问，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亲生骨肉？是对革命的追求和信仰，让她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会真正为人民群众谋幸福。

回首中国近代历史，我们知道，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致力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抗日战争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伟大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民族解放战争中，共产党积极倡导、努力建成和壮大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包括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一切爱国阶级、阶层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泛的群众支持，是我们强有力的武器。

今天，纵然形势纷繁复杂，但我们坚信，只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会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就必然能战胜困难，赢得最终的胜利。



旧址今朝

本报记者 李佳飞

整齐的瓦房屋舍，四通八达的水泥路，三三两两的村民在大树底下喝茶、聊天，悠闲而安逸——这是海南日报记者近日在文昌市翁田镇龙马

墟看到的景象。这些年来，“革命母亲”云四婆的家乡龙马墟，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群众的生活蒸蒸日上。

事实上，当地发展农业生产的先天条件并不优越，松软的沙土肥力不足，种植传统作物诸如水稻、花生等，效益不高。但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勤劳的人们从未放弃努力，经多番摸索，农民发现沙土地适合种植西瓜，于是调整产业结构，发展西瓜种植产业，取得不错的经济效益。

2014年，超强台风“威马逊”肆虐翁田镇，龙马墟亦不能免于一难。面对破碎的家园，龙马人收拾心情重建家乡。“云四婆在革命年代为了大家而不顾小家安危，投身革命事业。‘威马逊’之后家园受难，龙马人同样拾起这

种无私奉献、舍己为人的革命精神，齐心协力共建家园。”文昌市翁田镇新村党支部书记云川告诉记者，那时邻里之间守望相助，组织队伍协助电网重建、整合物资分发给村民，仿佛又回到热血沸腾的革命年代。

近年来，在政府有关部门的鼓励扶持下，当地农民引进虾苗养殖业，再开辟出发展的新路子，收入不断增长，生活越过越美。

(本报文城4月7日电)

H·琼崖革命遗址寻访

位于文昌市翁田镇新村的云四婆纪念亭。
本报记者 李佳飞 通讯员 潘高 文图



云四婆的革命烈士证书。
本报记者 李佳飞 翻拍

她年近半百毅然投身革命，被称为“革命母亲”，文昌当地为她修建云四婆纪念亭——

巾帼传奇 代代称颂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通讯员 潘高

琼崖革命武装斗争23年，留下了大量感人至深的故事。琼崖革命领导人冯白驹曾深情感叹：人民群众是琼崖革命真正的靠山，山不藏人人藏人。革命成果的取得，得益于人民群众无私无畏的支持，这其中，包括文昌市翁田镇被叶剑英称之为“革命母亲”的云四婆。

云四婆年近半百毅然投身革命，铲恶锄奸，又像慈母般掩护革命同志。为支持革命，她20多年如一日甘当中共党组织的情报员、交通员、护理员和供给员，曾多次被敌人抓捕入狱，经受严刑拷打，但从未屈服。

“云四婆是支持革命的300万琼崖人民的杰出典范，我们当地人对她格外敬重。”文昌市翁田镇新村党支部书记云川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为纪念缅怀云四婆，在文昌市翁田镇龙马墟附近修建了云四婆纪念亭，每年清明节或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日来临，都有不少人来此祭扫，在缅怀革命先烈的同时，重温红色历史。

今年4月1日，清明节临近。海南日报记者一行寻访云四婆纪念亭，来到文昌市翁田镇龙马墟老市区西南400米处，看到纪念亭寂静肃穆，周围鲜花盛开、绿树环绕。纪念亭面对着的，是云四婆的墓碑。

新村人不会忘记，墓碑下长眠的革命先烈，曾立下的赫赫功绩。

云四婆，原名符娇大，1879年出生于文昌县龙马乡东后山良村。她之所以被称为“云四婆”，缘起一段小故事——

1927年春，年近半百的符娇大

找到组织，申请人党投身革命。填写入党登记表时，支部书记云鹤麟说：“你年过半百，还没有一个正名，你丈夫姓云，家中排行第四，为便于开展革命活动，你就叫云四婆吧。”

她高兴地应允了。从此，“云四婆”的名字就叫开了。

“虽然身为女性革命者，但打土豪、分田地、罢市游行，云四婆样样冲在前面，多次出色完成任务。”云川说，在新村，云四婆的英雄事迹家喻户晓。

1928年，当地恶霸云彪梧、云

玉山勾结反共分子张会东残部，纠集地主组织武装，在龙马新村老区烧毁五六百间房屋，杀害共产党员和无辜群众100多人。

云四婆接受党组织交付的任务，组织“锄奸队”除掉云彪梧和云玉山。1929年农历正月十二，云四婆获悉云彪梧、云玉山等人次日要在新村云氏祖祠祭祀，她立即跑到30里外的金千村向中共文昌县委汇报。次日一早，领着县委驳壳枪班3位同志回到村里。她扮成小贩，挑着货郎担，牵着一头黄牛，向

新村云氏祖祠走去。当时，恰好有棵椰子树挡住了敌人的视线，她便借此机灵地闪进祠堂。

云四婆伺机把祠堂侧面的门打开，让3位同志进去，用枪口对准云彪梧、云玉山的胸膛。这时，在祠堂外守候的团丁察觉有异，包围过来，她机智地跑到无人的庭院去，点燃鞭炮，吓退团丁，3位驳壳枪手趁敌兵慌乱的时候，开枪击毙这两名恶棍。

这次锄奸后，“云四婆”的名声更大了。

无私无我保护战友

对敌人，云四婆像一把不卷刃的砍刀，对同志，她却有一颗慈母的心。“革命儿子亲，胜过骨肉情。”龙马新村的群众至今还传颂着云四婆献出亲生儿子，救下伤员的动人事迹——

1942年3月，正处于日寇大蚕食时期。云四婆在宋宅山建立临时医务所，一批批伤病员在她和同志们的悉心护理下提早“出院”，回到前方杀敌。最后一个重伤员老李过两天也将恢复健康归队，正在云四婆家停留休整。忽然，汉奸潘儒三带着敌人进村搜查，闯进了云四婆家，云四婆赶紧让老李躲进房里。

“住手！”见此情形，老李忍不住挺身而出。“你是谁？伤病员的有！抓了抓了的！”几个日本兵咆哮着。

“是我，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老李故意讽刺一旁的伪兵。伪兵一听，揪住老李拳打脚踢，云四婆上前阻拦：“你们怎么乱打我的儿子呢？”

敌人不管那么多，宁可错抓一千，不愿放过一人，仍执意要带走老李。这时，云四婆的亲生儿子云逢

铁回来，低声喊了一声“娘”。敌兵见状逼问：“他是谁？是你的孩子吗？”“不认识，过路的客人，讨水喝的。”云四婆坚决地回答。

“那就是伤员！”敌人听完，不由分说把麻绳套在云逢铁的脖子上，将其推出门口。老李见势不对，赶紧大叫自己是伤员。敌人火冒三丈，下令统统抓走。云四婆立刻跪在地上捶胸啼哭，用力拉住老李，骂道：“你个败家子，不识好歹，皇军是抓共产党，你为什么冒充伤病员？连你母亲都不管了！”敌人见状放了老李，带走了云逢铁。

事后，革命同志闻讯赶来安慰

云四婆。她却强忍着悲痛，平静地说：“只要你们在，革命的火种就在，万一我儿子回不来，我乐意认所有的革命同志为我的儿子。”

后来，经过多方努力，云逢铁被解救出来，但终因饱受折磨、伤势过重，不久病逝。云四婆擦干眼泪，又把最后一个儿子云逢锐送进革命队伍。

为掩护革命同志，云四婆还在自家院子里挖出隐蔽性很强的地洞，白天让同志们躲在洞里，晚上才出来活动。为了让革命同志睡好，她把家里的门板都拆了，媳妇和孙子只能睡在地上。

今年90多岁的卢春兰是云四婆的儿媳，现居住在龙马墟。在她心目中，婆婆坚毅的性格一直激励着一家人勇敢面对困难。“即使被敌人抓去，她也从容应对，宁死不屈！”卢春兰说。

云四婆的革命历程充满传奇，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她曾被国民党逮捕过1次，被日寇逮捕过5次，但始终坚贞不屈，一直坚持到革命胜利。

1939年冬天，龙马乡伪民团头目符献佳、符学元闯进云四婆的家，以“通共杀死云彪梧、云玉山”为罪名，把她抓去坐牢。在牢狱中，脚戴木镣、手戴铁链的云四婆对着汉奸

吐口水，破口大骂。敌人把她监禁了20多天，不时施以火烤、灌水、鞭打、电触等毒刑。尽管皮肤焦黑，脸部浮肿，可她仍坚强地挪动着麻木的伤腿，动员囚友坚持狱中斗争。一出狱，她就连夜找到党组织，汇报情况后，要求组织继续委派工作。

还有一次，云四婆被汉奸和日寇抓去拷问，敌人想从她的口中得知共产党的下落，甚至把她拉到挖好的大坑边，要她跪下。但她昂着头，不肯下跪。汉奸用刀架在她脖子上进行逼供，她什么都不说。敌人让她闭上眼等着枪毙，但她瞪大眼睛盯着敌人。原来，敌人朝天开

枪，上演的是假枪毙的把戏。

1943年2月，云四婆在奉命去琼山县（今海口市琼山区）演丰乡的途中，被日军抓住。日军对她施以酷刑，包括倒吊、灌水、拷打，并用烤红的火钳，烫伤她的手脚、脸部和腰间，但云四婆照样宁死不屈，没有泄露党和革命机密。敌人一无所获，只好又把她放了。

解放后，云四婆担任海南区妇联委员，当选为省、区人民代表。1950年10月5日，71岁的她光荣出席广东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和冯白驹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时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叶剑英称

她为“革命母亲”。5年后，她拿出毕生存款交纳最后一次党费后，在海口病逝。

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到1955年病逝，云四婆参加革命28年，先后发动群众筹集粮食上万担支援前线，亲动员200多名青年参军参战。

如今，在云四婆曾经战斗过的家乡新村，在当地党员干部的带领下，虾苗企业的入驻及畜牧养殖业的发展让村民收入逐年增加。“我们会牢记革命先烈为我们今天的幸福所作出的牺牲，让革命精神代代传承下去！”云川说。

(本报文城4月7日电)

文昌市翁田镇龙马墟：
革命老区迈入新时代

本报记者 李佳飞

墟看到的景象。这些年来，“革命母亲”云四婆的家乡龙马墟，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群众的生活蒸蒸日上。

事实上，当地发展农业生产的先天条件并不优越，松软的沙土肥力不足，种植传统作物诸如水稻、花生等，效益不高。但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勤劳的人们从未放弃努力，经多番摸索，农民发现沙土地适合种植西瓜，于是调整产业结构，发展西瓜种植产业，取得不错的经济效益。

2014年，超强台风“威马逊”肆虐翁田镇，龙马墟亦不能免于一难。面对破碎的家园，龙马人收拾心情重建家乡。“云四婆在革命年代为了大家而不顾小家安危，投身革命事业。‘威马逊’之后家园受难，龙马人同样拾起这

种无私奉献、舍己为人的革命精神，齐心协力共建家园。”文昌市翁田镇新村党支部书记云川告诉记者，那时邻里之间守望相助，组织队伍协助电网重建、整合物资分发给村民，仿佛又回到热血沸腾的革命年代。

近年来，在政府有关部门的鼓励扶持下，当地农民引进虾苗养殖业，再开辟出发展的新路子，收入不断增长，生活越过越美。

(本报文城4月7日电)

H·海南解放英烈谱

冯国卿：
威震敌胆闻名全岛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冯国卿，原名冯应国，1904年出生于乐会县第六区建南乡（今属琼海县龙江镇深造管区）百花岭村的一个雇农家庭。他个性旷达，忠厚待人，路遇不平，敢于挺身而出。

1924年，冯国卿到英属马来亚（今属马来西亚、新加坡一带）谋生，1927年在当地加入共产党，被选任为支部书记。1928年11月，他被英殖民主义者驱逐出境。回国途中，他在香港找到广东省党组织，被介绍回琼崖找中共乐会县委。1929年5月，冯国卿与琼苏政府机关和红军取得联系。不久，他加入红军，8月，以红军代表身份参加重建中共琼崖特委的内洞山会议。

1930年4月，琼崖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在母瑞山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特委领导机构，冯白驹任特委书记，冯国卿当选为特委常委。5月，红军在革命群众的配合下，掀起声势浩大的以围攻地方反动民团为主要内容的“红五月”活动。冯国卿回乐会县发动当地党政干部，组织兵暴和兵变，先后拔除当地的鸡母坡和长久园民团据点，给地方反动武装以沉重打击。

此后，冯国卿在特委机关驻地结识中共琼崖特委妇女委员林月英，1932年春，二人结为伴侣。同年5月，冯国卿接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政治委员。

琼崖武装斗争的发展，土地革命的深入进行，苏区的逐步扩大，引起广东省反动当局的恐慌。1932年7月底，国民党第一集团军警卫旅旅长陈汉光受命率部向琼崖苏区发起反革命“围剿”。冯国卿与师长王文宇等率领红军进行反“围剿”斗争。但因敌我力量悬殊，加上粮食和武器弹药紧缺，反“围剿”斗争受挫。特委机关和红军主力被迫向母瑞山一带转移。

同年8月，陈汉光调集各团兵力和警卫队、民团，把母瑞山层层包围起来，并在母瑞山四周修建碉堡炮楼，出动飞机侦察、轰炸，对我方加紧围困和搜剿。在敌人的疯狂扫荡下，红军在母瑞山伤亡惨重，局势日趋险恶。

危急关头，琼崖特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师长王文宇、政委冯国卿率师向乐会方向突围，转移敌人的注意力，以解母瑞山之围。

10月，趁着连日大雨、万泉河水暴涨、敌军麻痹的机会，冯国卿、王文宇率红军师部和红军第一团突围。他们从双滩下游渡河，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线，途中多次遭敌截击，受到较大损失，剩下部队在王文宇、冯国卿带领下化整为零，疏散到各地坚持隐秘斗争。

1933年5月，正值夏稻开镰，冯国卿带领一小分队红军路过章宏坡时，遇上老百姓在田中收割早稻，群众看到他们，争相回家拿出糯米饭款待他们，鱼水深情，溢于言表。

为躲开敌人的视线，他们住到南面的青龙沟边的山林里。不料，由于活动频繁，当地民团有所警觉，暗中加强了戒备。一天早晨，雨过天晴，冯国卿和2名战士走出山林时遭遇埋伏，2名战士负伤，冯国卿壮烈牺牲，时年29岁。

(本报文城4月7日电)